

我在虹桥火车站帮人离开

真实故事计划
 2022-09-07 18:32 发布于北京 纪实领域创作者

+ 关注



离开的人潮中，上海市徐汇区骑手余林用电瓶车摆渡了十数位离沪者去虹桥火车站。在公共交通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，无私家车的乘客需要步行前往车站，有的路程长达数十公里。

在眼下的上海，余林看见过了太多离去者的背影。他说，见证了一群人的离开，也在思索自己和他们共同的命运。

以下是余林的自述：

01

摆渡

到你找我为止，我接送了十一二个人。5月16日，上海宣布开始分阶段复工复产，同时宣布增加虹桥火车站的发车班次。这天之后，我明显感觉路上的行人多了起来。

街上背着背包的、拉着行李箱的人里，许多人都要去虹桥火车站乘车返乡。目前上海市内的公共交通还没有开放，想要去火车站，要么开私家车，要有通行证，要么骑共享单车，但走着去的大有人在。

5月18号上热搜那条视频我也看到了，是由我送到虹桥火车站的吴先生发布的。那是5月17日凌晨，我开送外卖的电动车，从徐汇区带他到火车站。抵达火车站的时候，已经凌晨一点半了。他第二天中午12点的车，早到了半天，他打算就地找个避风的角落将就一晚，第二天白天就能上车、回家了。当时，我看到检票厅外还有很多露宿的

作者其他文章



缺钱本科生，扎堆线
 134评论 2024-08-12



去参加同学葬礼的
 258评论 2024-07-24

精选视频



00:00 / 00:00

尹锡悦被罢免总统，将以普通人身份生活

山河欢歌敬英雄 | 110秒致敬为国

自残式加税致美股血流成河：三大

初中数学就能看懂 美国商务部所

去年“无春不上坟”，今年“双春上坟

扫码下载腾讯新闻APP
 获取全网一手热点资讯



热点榜 | 榜单规则说明

总书记的这些话饱含深情

- 1 反制！中方对美国商品加征34%
- 2 体育比赛为何会遭到美国网攻
- 3 家国永念 | 清明雨落，花开月圆
- 4 哈尔滨市公安局回应美
- 5 德布劳内：今年夏天我
- 6 今年以来 多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
- 7 刚被警告的儿童用药
- 8 清明假期健康提示 重
- 9 早餐车刮花豪车 车主
- 10 量子鞋垫能排毒？

人。他们中有的人已经买到票了，在等第二天乘车回家，还有的人仍在等着买票。一路上，我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很多。我想着既然自己有电动车，能帮上忙就多送几回。

上海疫情就快满三个月了，没想到会这么久。

我今年26岁，本职工作是一名外卖骑手，干了快3年，骑坏了好几辆车。疫情开始前，我刚换了台新的电动车。起初，我和家人被封控在小区里，4月27号拿到了平台的保供人员名额后，才走出封控的小区开始配送工作。刚开始，骑士们总是在跑区内的各个药店，居民们买的大多是药品、消毒水、口罩一类的医疗物资。超市复工后，买食品物资的人也多起来。



5



评论



1



5



手机看



问新闻妹



图 | 余林每天会路过的虹梅高架路

从小区出来，我露宿了一段时间，如今住到了徐汇区钦州路上的一家旅店里，每晚150元住宿费。5月16日起上海市开始分阶段复工复产，徐汇区开门营业的超市有十几家，我每天跑单数量也比之前稍微多了点，从早上八点跑到晚上七点多，约莫能有二十多单，将好够一晚150元的房钱。

工作间隙，我喜欢刷视频解闷。15号晚上，我一打开短视频软件，就看到里面有许多在上海的人发的“找人拼车”、“XX号前往虹桥火车站”的消息。

我看到一个博主徒步前往虹桥火车站的视频，有人留言称也打算步行二十公里过去。我联系上了那个人——就是吴先生。发现他也在徐汇区，我跟他说，我可以无偿送他过去。

17号凌晨12点，我接到吴先生。将他的行李箱放在我前面的踏板上，让他坐在身后，就出发了。他在后座拍了一段视频上传到网络，我送人的事就这样上了新闻，其实我真的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。

上海高架桥多，层层叠叠的。我们的车上不去，就沿着沪闵高架桥下面的小路走。以前我好几次路过沪闵高架，印象中它总堵车，但现在我在高架附近都听不见汽车的声音。

上海居民大多还没出家门，一路上都很安静。离火车站还有五六公里的时候，我听到一阵阵滑轮摩擦的声音，是那些步行去火车站的人，他们拉着行李箱，箱子底部的滑轮在水泥路上滚动，发出了刷啦啦的声音。

他们看起来很累，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，我有了一个念头——把吴先生送到后，再尽量接多一些人去车站。于是我对吴先生说：我们开快一点。



5



评论



1



5



手机看



图 | 走着前往虹桥火车站的人



问新闻妹

那天晚上我骑着电动车来来回回，在火车站检票厅外和疲惫的旅客之间摆渡，又送了三个人。他们之前都走了好几个小时，也都抢到了第二天的车票。

决定接下来几天多送点人之后，我调整了自己的送单时间。原本我会从早上八点跑到晚上十点，现在到晚上7点多我就会回去休息，然后零点骑车出来，载人去虹桥火车站。



异乡人

我用电动车送到火车站的第一个人，不是吴先生。

4月30号晚上10点多，我送完最后一单外卖准备回去休息，在徐汇区的路边看到了一位拉着行李箱，背着双肩包的女性，大约三十多岁。

我以为她是找地方露宿的人。那个时候上海街道有不少人流浪在外，我自己也是，和朋友在石龙路天桥下搭了帐篷住。当时夜很深，我担心她遇到危险，想着如果她正在找地方落脚，就告诉她我们露宿的地方，互相有个照应比较安全。我停下电动车，问她：“你是流浪在外面的人吗？”



首页



刷新



反馈



更多



图 | 仍露宿街边的人们



5



评论



1



5



手机看



问新闻妹

她告诉我她要去虹桥火车站，走着去。在封控政策松动之前，当时虹桥火车站也有少量班次发车。从我们相遇那个地点，她想走到虹桥火车站，步行需要十几公里，大约三四个小时，但在那时候，她没有别的选择。我想着自己晚上也没有事情忙，就和她说说，可以免费骑车载她去。起初她比较警惕，拒绝了这个提议。还是我和她说：到时候你把钱给我就行了。这句话出口，她放松了些，上了电动车。

车程很顺，很安静。我问她家乡哪里，她坐在车后座，回答我说是湖南。路上，我们就这样在风里聊了聊。我得知她在徐汇的一家店铺做收银员的工作，店关了，她交不上房租，实在是因为扛不下去了，才决定离开，买的还是黄牛票。

我也是来上海打工的，理解她的处境。封控的时候，我们最难的就是吃和住。吃不起，更别提房租了。为了节省每天的开销，我现在顿顿吃泡面。很多扛不住的人选择离开，如果不是生活的压力，谁愿意走十几公里去虹桥火车站，留在这里不好吗？

虹桥火车站前后有好几条路，建虹路、申兰路、申长路，没走过的人容易绕远。我将她载到离进站口较近的申贵路。下车后，没等她和我说话的事儿，我立刻将电动车掉头准备走了，本来就没打算收她的钱。没想到的是，我开出去了两三米，她却叫住我，哭着朝我鞠了一躬。

远远看着她弯腰的样子，我眼眶热热的，心脏像被一只手攥住一样难受。我只是做了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发现火车站周围已经住着一一些露宿的人，晚上我看不清楚，只看见一些行李和睡袋。那时候班次少，车票很难买，他们滞留在火车站周围，什么时候买到，什么时候走。

首页

刷新

反馈

更多



图 | 睡在虹桥火车站外的桥洞的人



5



评论



1



5



手机看



问新闻妹

没离开车站多远，我骑车穿过一个桥洞，被睡在桥洞里的男人叫住了。他问有没有水，我就将放在电动车上备用的水递给了他。灯光昏暗，我看不清他的长相，约莫五六十岁的年纪，听口音是北方人。他告诉我他从宝山区走了两天一夜来到火车站，买不到回家乡的票，就在附近露宿。

他说话，我站在旁边从口袋摸出一根烟燃起来，也勾起了他的烟瘾。他问我还有没有烟，他可以花钱买。当时市区里超市开得少，买烟不容易，还都是加价的，平时10块钱一包的烟要花18块买到。我考虑到他露宿在外，连瓶水都不容易买，就把车上、身上仅剩的两包烟都递给了他。

我读书少，没有啥文化，说不了那么多道理。但是看到那么多异乡人睡在火车站外面时，我觉得很不忍心，很难相信上海变成这个样子，也搞不清楚这样的状况是怎么出现的。

03

沪漂的告别

后来我意识到，“摆渡”这些离开的人们同时，我和我的车后座有意无意见证了许多人和这个城市的告别。

我发觉人们离开上海时都很沉默。他们坐在我的后座，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很少说话。夜晚的氛围令人感到低落，我们的模样都像挨了现实一巴掌。

前几天，我送了一个女大学生，她是去年来到上海小米手机公司实习的。现在因为疫情无法去办公楼，只得居家办公，而在上海的房租太贵了，就买了回家的车票。起初她准备打车去车站，苦于价格太贵而作罢。从徐汇区到虹桥火车站，步行四五个小时，骑电动车1个多小时，开车不足30分钟的路程，打车却要价1000元。

首页

刷新

反馈

更多

原本，往年像她一样来上海找工作的大学生多得是，而今年，本地学校着手安排学生返乡，外省学校的学生也无法来到上海。

20号凌晨12点，我按照约定去徐汇区龙腾大道接人，是一位五十多岁、在工地打工的大哥。他不会使用社交媒体，所以由他的侄女联系我，请我帮忙送大哥去车站。把他的行李放好后，我们简单聊了几句，他说自己所在的工地虽然有住的地方，但不能保障食物的供给。考虑自己年纪也大了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买车票回老家。车票是21号的，他准备在火车站外面露宿两天，说住在车站旁边就是一种安慰，一种能马上回到家的安慰。

有一个人明确告诉我他不会再回来上海了。5月初，我接上了一位三十七八岁的男人，他在徐汇区一家餐馆做厨师，老婆孩子都在老家，自己来上海挣钱。可是餐馆生意不好，老板连底薪都压着不给。我问他，这次走了之后还回来吗？

“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”他这么说的，丝毫没有犹豫。我当时骑着车，有些吃惊，不知道该接什么话。疫情三年来，我看着不停有我取过餐、没取过餐的餐馆倒闭。前两天还取过餐的馆子，第二天路过就可能已经锁门了。餐饮业难做，更别说即将满三个月的疫情管控，对他们的影响。

我的家乡在安徽潜山，22岁的时候，我从老家来到上海。打零工、做学徒，后来开始做外卖骑手。

作为骑手，我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很快，人们的消费水平高。跑单多的时候，我一天能跑七八十单，从早忙到晚，根本没工夫想别的，忙着挣钱。穿梭在街道上，我会打开放在电动车上的小音箱，放着音乐骑行，想一想那时候是很快乐的。



图 | 余林新换的电动车

三月份疫情以来，这份快乐改变了。快乐和想在这个城市奋斗出一番事业的心，变成了悲伤。

街道两边的绿化植物，在封控中的春天飞速生长。应该很少有人见到过这些树和草都变得很绿的样子。它们长得茂密，估计也没有人修剪，我白天跑单时，只能看到极少环卫工人在外面。

如果两个月后还是没办法回到过往的生活轨道，我或许也会离开。见证别人的离开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他们坐上我电动车后座的时间里，临离别前的沉默影响着我，到后来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坚持多久。



5



评论



1



5



手机看



问新闻妹



首页



刷新



反馈



更多

不过选择离开的人，也有多现实的因素需要考虑，如果回到我的家乡，需要自费隔离，一天280元，隔离14天，要付将近四千元。过去三个月我都没办法正常跑单，还剩多少积蓄。

5月20号，上海下了一天的雨。我没有出去跑单，和另外两个骑手朋友约了一起喝点酒。这是疫情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，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候。夜晚11点，雨停了，我们买了几瓶啤酒，一盒辣条和花生米，一起坐在路边聊天。



5



评论



1



5

他们两个前些天刚刚从一个仓库里搬出来，重新回到街道上露宿。原本在那里住了将近1个月，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不能继续让他们住了。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很大，而且变化是未知的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晚上很容易失眠，翻来覆去计算生活成本，烦得无法入睡。

我这两天看新闻，报道里说5月22号上海将逐渐恢复陆上公共交通。我想我还会准备好继续“摆渡”，如果遇到需要接送的人，我依然愿意帮他们。

- END -



手机看



问新闻妹

口述 | 余林

撰文 | 宋春光

编辑 | 温丽虹

免责声明：本内容来自腾讯平台创作者，不代表腾讯新闻或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① 举报

属蛇的人来戳戳看，你的2025运程如何？



广告 枫燧师兄运势解析
评论 0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，请遵守《新闻评论服务协议》

[了解详情](#) ×



请先 [登录](#) 后发表评论~

已显示所有评论